



海地◎著

江南推荐

穿越时空的缠绵悱恻 辗转红尘的惊心动魄 当吸血鬼遭遇爱情

不夜城

Bu Ye Cheng

华文出版社



海地◎著

江南推荐

不夜城

Bu yecheng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夜城/海地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9

ISBN 7-5075-1683-0

I. 不…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8382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h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hs@263.net

电话: 发行部 66035914 66020293

总编室 83086663 责任编辑 83086874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文建印刷厂印刷

880mm × 1230mm 1/32 开本 9 印张 19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10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楔子



夜未央。

巴黎波西米亚地区的一些街巷深处人影憧憧，神情猥琐、形迹可疑的男子吊儿郎当地穿行在幽暗夜色中，不时停下来同斜倚门扉、举止轻佻的艳妆女郎调笑一番。这里是都会默许的暧昧所在。

路易远远地站在阴影中，厌倦地注视着巷口那个熟悉的佻佻身形。

那是莱蒙。

此刻，他正周旋在两个年轻姑娘身旁，不知道说了什么，引得女孩们格格直笑。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他总是这样，选好猎物，施展魅力，等猎物上了钩就毫不犹豫地送她们下地狱。

很明显，他已经选好了今晚的目标，应该会是那两个女孩中的一个。

路易痛恨这样的夜游和等待，可又无计可施，他必须跟着他。他必须确定莱蒙的行踪，他得保证当自己不在迦蓝身边时莱



蒙也不会有机会与那孩子独处。

实在太危险了。

于是他只能这样驻足远观，目睹这黑夜吞噬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而他只是无能为力。

莱蒙很快做出了决定，他伸出双臂揽住了女孩们，三人举步离开巷口往外城走去。

路易蹙起眉峰，看来今晚的莱蒙胃口很好，他静静地跟了上去。

当然，莱蒙清楚他的行动，就如同了然他的顾忌一样，可他不在于。

是啊，他为什么要在乎？在他们漫长同行的黑暗岁月中，他始终占了上风，而路易，一直都是被动的那个。

呵，路易，路易，莱蒙微微侧转了脸孔，嘴角噙起一丝饱含嘲弄的不羁笑意，我亲爱的伙伴，你难道还不明白，我们根本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体。

我创造了你。

而你，你是那样依赖我。

就算恨，也只是因为无法告别。

莱蒙悄然打开的微笑仿佛暗夜中突然铺陈的璀璨星光，逼得他身旁原本软语轻言的年轻女孩几乎屏住了呼吸，她们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爱慕，投之以一种近似崇拜的目光。

多么美好的笑颜，像贬谪人间的天使一般！她们这样感叹。

而这笑颜却如一柄利剑，悄然无声地划破夜色，精准无比地刺中路易的胸膛。

哦，上帝！

路易的眉睫深处满是痛楚。那张微笑的脸容，他怎么能够忘记！



多久了？两百年？三百年？抑或更久？

无论时光似流沙还是如灰烬，那一刻早已仿若镌刻，深深地刻入心底，刻入骨髓，刻入肺腑，成为永不磨灭的伤痕。

路易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暴烈的夜晚，那个睁开双眼的瞬间，他以为自己见到的，是天使的容颜。

那是一张如象牙般洁白的英俊面容，金棕色的卷曲长发，凹陷的眼窝中一双眼瞳如清水翡翠。

二人视线相接的刹那，路易注意到对方脸上的表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如花朵般徐徐绽放的笑颜，明明那么美好，却又隐隐流露出不负责任的自负和妄念。

是的，妄念。

这不该是天使应有的表情，满是轻佻和邪恶，还有不加掩饰的贪婪与满足。

路易立时清醒过来，意识恢复的同时，之前暴风骤雨般的记忆也席卷而至——伊丽莎白和那个红发小子不知所措的凄惶模样，自己因为暴怒而发出的嘶哑长啸，森莽幽暗的后花园那道迅速掠过的巨大阴影，突如其来的尖锐刺痛，还有玛丽妈妈不可置信的惊骇表情……

几乎是同时，他发现自己的身体似乎完全不同以往，听觉是那样的敏锐，虫鸣鸟啼、草长花开，即便是露珠自叶脉上滚动滴落那么细微的动静，在他的耳中也澎湃成了远海巨涛。触觉亦然，他垂落在地的指尖分明感受到各种起落震颤，那些也许只是一只蜈蚣翅身的摩擦或者一条蚯蚓的转侧。

蓦然间，路易倏地起身，速度之快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可是更令他震惊的是口腔鼻端萦绕不去的血液腥香！

“上帝！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听到自己喉咙深处挣扎吐露的喑哑呻吟。



那个自称莱蒙的英俊男子笑了：“路易，路易，你是这么完美，时间再也无法折损你一丝一毫的光华！”他说话时的发音非常奇怪，仿佛吟哦一般的华丽语调，洋溢着深深的迷恋和倨傲，“你是我创造的伙伴，我带给你永生，我要你永远留在我身边！”

“忘记那个所谓的上帝吧！路易，记住我今晚说过的话！记住！否则你只会觉得痛苦……”莱蒙的口吻残忍而戏谑。

路易终于明白，眼前的这个人绝非天使。

他是谁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都背弃了上帝。

他为他打开了那一扇地狱之门。

从此万劫不复。



已经来到巴黎的外城地区，靠近一片废弃的工业圈地，这里日间就少有人来，这样的夜半时分更是渺无人烟。

莱蒙停下来，他身旁的那两名姑娘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不安地前后四顾，企图挣脱莱蒙的指掌。

路易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痛恨自己的袖手旁观，虽然整个过程只是短短数分钟，可于他而言已经太过漫长，尤其莱蒙太了解自己那种悲悯却也无奈的心情，有的时候甚至会故意延长这段时间——他就是折磨他，诱惑他！

路易感到绝望，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看似无谓的坚持究竟还能维持多久。

也许是忍耐的时间太久，终于超出了负荷的极限，路易只觉得全身上下都绷紧得即将断裂、溃散。“仁慈的天父，请不要这样考验我！”他极力抑制自己对新鲜血液的渴望，使劲打消意欲上前和莱蒙一起分享那两具年轻饱满躯体内红色盛饕的念头。

暮春夜晚的疾风扫过，远处山冈上的浓密草叶哗啦啦随风而动，这其中夹杂了一丝异响，路易想也不想便循音探手，攫住一只夜游的野鼠，肥硕温软的身体直接唤醒了潜藏在皮肤之下的饥渴欲念，他急不可待地将野鼠送至嘴边，只一下就咬穿了小东西的咽喉。

“嗨嗨，路易，你需要的是这个，不是么？我亲爱的伙伴……”

吸食了新鲜的血液，刚才几乎喷薄而出的欲望找到了出口，路易的神智才略为恢复，他听到莱蒙仿佛倾诉般的轻柔话语，甫一睁眼便看到他已经挟裹着两名女孩出现在自己面前。

女孩们吓呆了，甚至忘记了挣扎和喊叫，只是呆呆地注视着面前出现的另一个同样容颜美好却举止鬼魅的年轻男子。

那是怎样的两双眼睛，饱含了恐惧和不解，它们一下子刺痛了路易的心，他想起那个夜晚的小迦蓝，在她失去意识之前，眼神也是这般的无助和惊惧。

路易忽然放弃了之前的苦苦抑制，他再也无法忍耐下去，哪怕是一秒钟。

不顾莱蒙错愕而愤怒的尖声叫骂，路易挽住两个女孩的腰肢踏风而行，将她们从莱蒙手中夺下送回了城里。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莱蒙不会迁怒于迦蓝，更不会有机会先行出现在迦蓝身旁。

可是，路易从来也不后悔当时自己的举动，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当然，他也不会那么快决定将迦蓝送回正常的人类世界。

唉，迦蓝，我的小小的迦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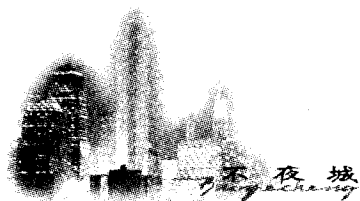
每次念及这个名字，路易总是不由自主就缓和了表情，连发音都带了几分温柔况味。

是的，她是他黑暗生命中的阳光。

她是他那座贫瘠荒芜的不夜之城中唯一、也是最美的花朵。

向日葵。

看见她，他就知道，这世间依旧有光明。也有阳光。



Chapter 01

日暮西山，华灯初上，又是都市最旖旎的夜晚时分。

地面的灯光如此璀璨，流丽炫目的光华盖过了天上的星月清辉。

这是一座不夜之城。

和平时一样，晚餐只享用了一份蔬果沙拉，林迦蓝匆匆忙忙冲了个澡，来不及吹干湿漉漉的长发，随意挽了个发髻，拾起装着舞衣舞鞋的双肩背包便冲出了家门。

今天的几份翻译稿涉及大量科技词汇，所以花了比预期更多的时间在查询背景资料上，没想到一做就是一整个白天，总算顺利完成发送出去了。

最近太忙了，迦蓝暗暗叹了口气，连出去晒太阳的时间都没有。

我都快忘记阳光的温暖了。明天，明天一定要去做个晨跑，

这次一定要拍到日出，不能再让柏林看笑话。迦蓝想着，孩子一样的鼓起腮帮子用力点了点头。

唉，柏林，那个白痴！

想起柏林那张总带了几分正义的、时时爱皱起眉头的脸孔，迦蓝有点烦恼又有点欢喜。

他们高中时就认识，后来又念了同一所大学，姜柏林原来念机械，大四的时候转到新成立的民航学院念了空管，现在在机场做调度。

迦蓝读的是商学院，但她似乎对语言有种格外的天赋，不管英文、法文还是德文都流利得可以出去蒙人说自己是二代侨民，所以毕业后在一家证券公司呆了半年就辞了职，专心在家做自由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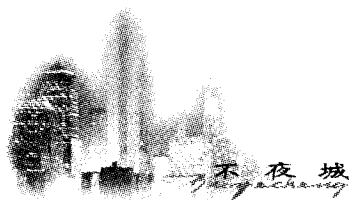
迦蓝幼时就失去双亲，所幸家里略有资产，有专门的基金和律师负责她的生活教育，倒也没吃过苦。后来认识姜柏林，两人交往十分顺利，姜家两老视迦蓝如己出，疼爱有加更甚过对柏林，对于晚辈的决定只有支持没有干涉。看到报章上日日不断的家庭婆媳纠纷，迦蓝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柏林喜欢迦蓝是众所周知的事，他为了她放弃出国留学而选择同读一所大学，平时事事也以迦蓝为先，周详而体贴，认识逾八年还是殷勤如故，而且真正君子之风守足规矩，最大的亲昵尺度不过是拥抱接吻。

如果非要挑剔，迦蓝想，柏林最大的毛病大概就是有些刚愎自用，他总是把迦蓝当成未经世事的单纯女生，叮咛且嘱咐，恨不能把迦蓝的脑子换成电脑芯片，完全按照柏林预设的程序运行才好。

可偏偏迦蓝是那种聪敏得有些偏门的女孩，愈约束就愈叛逆，有的时候就会和柏林发生口角争执，尽管大多以柏林退让收场，可次数多了不免教人气馁。





前几日为着迦蓝是否还要留在业余现代舞团两人又有分歧。

柏林认为这样毫无成绩的坚持已经耗时五年，实在没有意义，如果拿来约会恋爱，两人大概早已修成正果为人父母了。

迦蓝觉得诧异，她自幼练舞，何况这完全属于个人爱好，既然她从不干涉他沉迷电脑游戏，他又凭什么管制她的正常爱好？

本来一次美好的约会就此不欢而散，柏林似乎真动了气，足足一个礼拜没有露面。迦蓝也拨过电话给他，家人和航空公司那里都说他出差了，手机打不通总说请留言，可迦蓝留了言也没见回复，于是也觉得心灰，索性搁置下来自顾自生活要紧。

谁说恋爱中的女人最美？那是被追求被宠爱的女人。反过来试试看，不知道多伤神。

迦蓝细想想，都说柏林死追自己，其实自己还真的从来没有刻意摆谱，一开始就大方接受，坦诚交往。我也算是个性格磊落的可爱女子吧？迦蓝想着觉得心安，也就怡然自处起来。



林家是以前旧租界的一幢老洋房，颇经历过风雨，几番辗转后终于还是回归旧主。这里地处市区，距离繁华的商业区不过两条街，却又闹中取静，外出归家十分方便。

迦蓝的父母都是有点成就的建筑师，曾对老宅子重新规划加固装修，虽然又过去了许多年，却因当初结构设计合理，如今住的也还舒服。

迦蓝贪恋父母留下的风格气息，也不曾打算再度翻新。

迦蓝每周有三个晚上去参加业余现代舞团的排练，有时候也要公演，如果不是少年时练舞折伤了脚骨，她大概早就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舞者。

不要紧，迦蓝常常想着想着就安慰自己，总算现在从事的职业也是自己喜欢的语言工作，至于跳舞，不过趁这几年还年轻可以坚持品尝其中况味罢了。

至少我还能跳舞并且也已经跳了这么多年，这就已经够好

了。想着，迦蓝就微笑起来。

很显然，林迦蓝性格中乐天的一面是她最大的财富和幸运。

舞团的活动中心并不算太远，迦蓝通常都是骑单车过去，二十分钟的距离权当锻炼热身。

看着迦蓝轻盈的飞身上车，微微一俯身，单车像羽箭一样轻快地射了出去，很快一个拐弯，迦蓝的纤细身形就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她真美啊……路易叹息似的说，他眼前犹自看见迦蓝柔软皎洁的颈项，靠近肩胛锁骨的地方有一点殷红，像一颗相思的眼泪，头颈微微侧转时愈发显得摇摇欲坠。路易觉得一阵锥心的疼痛，倏地放下了窗帘。

“主人，”旁边的伊凡担忧地注视着路易金褐色长发下英俊苍白的面容，如剑般的浓眉紧紧蹙起，褐色的眼瞳中涌起无限的伤痛，“要不要我去保护小姐？”

沉默半晌，路易才转过脸来，看着身边这个精干秀美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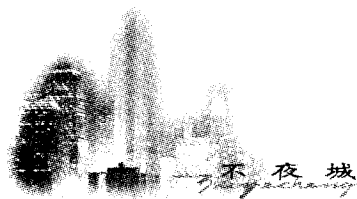
“不用了，迦蓝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路易温柔地念出这个名字，低低的嗓音中带着韵律般的颤音，“她就像一轮初升的太阳，不是么？”

没走热闹的街区，照例是抄小路过公园穿越休闲林地，都是往日走惯的路线，迦蓝骑车向来轻巧灵活，她的应变能力和反应速度似乎比许多人都要敏锐得多。

也许是舞者的天赋资质吧。

两侧的树影流水一般的后退掠过，迦蓝慢慢脱开车把，将双臂舒展开来，骑车的速度却丝毫没有减慢，她摆出小鸟振翅的姿势。

因为是休闲林区，入夜时分，灯光晦暗，路上几乎没人，但凡有恋人也是躲入林木深处，周围一片阒寂寥落。迦蓝仰起头轻轻笑起来，多自由的感觉啊！



这是迦蓝惯玩的游戏，她喜欢这种近似凌空飞翔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无法真的飞翔，甚至连搭乘飞机和登高远眺的勇气都已失去，所以才会这么眷恋飞翔的感觉吧。

这也是她一直坚持舞蹈不肯放弃的原因。

在舞台上化身天使或飞鸟，旋转起来像风，腾跃至最高点的一刹那仿佛真的脱离了重力的羁绊，飞翔一般的感觉。这才是我坚持跳舞的最大原因吧？

那真是一次灾难，迦蓝静静地想。坠毁之前那架飞机上的人都在想什么呢？是在想念自己的家人吗？还是什么都不想，只是紧紧地盯住面前的伴侣，企图把对方的容颜深深镌刻到自己的记忆深处？

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吗？他们现在是在天国吧？是否仍然惦念地面上孤单而又渺小的我呢？不要紧，爸爸妈妈，请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一定会很幸福的！



念及父母，迦蓝的心里充满了温馨的回忆，她的速度慢了下来。

就在车速放慢的一瞬间，旁边的绿地林木中忽然打横冲出一条人影，枝叶纷响，一名陌生男子突然跌撞在迦蓝的车前。

虽然大吃一惊，迦蓝还是即刻敏捷地做出了判断。她大力扭转车把，单车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冲向旁边的绿地，在林木边缘倾倒的同时，迦蓝已经跳下车，身体因为惯性前俯，她顺势一个前翻，然后漂亮地落地站稳。

迦蓝有些恼怒，但碍于自己行车速度也很快，倒也不好再责备那个莽撞的年轻人。

可是要知道，许多时候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次也不例外。

迦蓝站稳后刚要回身询问对方是否受伤，甫一转头，那个年轻人已经站在身后，这令她吃了一惊。

微弱的光线下，迦蓝看到一张漂亮的脸孔，她微微一愣。

那是一张轮廓分明的清瘦面庞，如剑般的浓眉下，微陷的眼窝中，是一对清澈的眼瞳，有些纷乱的长发披落在额前，嘴角挂着一朵浅浅的笑意。

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迦蓝一时有些失神。

“对不起小姐……”年轻人轻轻开口致歉，刚要解释什么，忽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喧嚣呼喝声，年轻人扬起了眉。

声音愈来愈近，看着年轻人欲动未动的身形，迦蓝有些好笑。难不成和那些警匪片里一样，他们是在玩间谍游戏？那么，他与他们，孰官孰匪？

“帮我一个忙可以么？”年轻人忽然转头问迦蓝，眉睫之间闪过一丝微光。不知怎的，迦蓝就点了点头。

年轻人迅速除下身上的黑色衬衣塞入随身的一只背包中，又从包中抽出一件天蓝色连帽套头T恤穿上。他的身形高大匀称，四肢修长挺拔，换衣之际他不忘转身背对迦蓝，裸露的肩背肌理光洁，呈现一个漂亮的“V”字，举手投足间说不出的矫健利落。

呵，这样完美的一副身材，如果用来跳舞，该是一件多么赏心悦目的事啊！迦蓝情不自禁地想，又忽然记起对方只是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立刻红了脸。我真是个花痴！

年轻人换过衣服，转身看看迦蓝，粲然一笑，几乎映亮了周遭的昏暗环境。

他忽然执起迦蓝的手快步走到旁边的林木中，顺手将背包丢入茂密的深草中。

这时，人声已经接近，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夹杂着电筒的长长光束扫过。迦蓝有些不安起来，她刚想说话，年轻人抬起手轻轻掩住她的嘴。

“在这里！这里有人！”有人高声叫着，电筒光打了过来。迦蓝觉得自己的掌心都开始出汗。

猝不及防间，年轻人忽然一把拥住迦蓝，一手轻轻拽下她湿漉漉的长发并拉开打散，然后托住她的后脑，一手圈住她的柔软身体，俯下脸孔深深地吻住了迦蓝。

迦蓝大吃一惊，想要挣扎却被牢牢锁住了双臂无法动弹，她的长发散落，掩住了自己和年轻人的半边脸颊。相持之下，两人的身体愈发贴合纠结，在旁人看来正是一对陷入热恋的情侣。

来人纷扰半晌后终于失望离去。

许久，年轻人才松开双臂，迦蓝刚一脱身就毫不犹豫抬手给了对方一记耳光。“啪——”清脆响亮的声音在黑夜里格外清晰。

年轻人苦笑起来，后退一步微微欠身：“我就知道会这样，所以只能等他们走远才敢放手。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虽然是在道歉，迦蓝却依稀看到他的嘴角仍然挂了一丝浅笑，在她眼里简直就是个登徒子的模样。狠狠瞪了对方一眼，迦蓝回身扶起单车想要离去。

低头间，迦蓝忽然发现自己白色衬衫的衣襟处有可疑的红色痕迹，用手一摸，竟是湿的，指间一点殷红。是鲜血！

迦蓝迅速回头，只见年轻人已经拾起背包想要迈步，但身体却靠着一株树微微佝偻，一手捂住腰间，手下的衣裳已经殷红一片。他的脸色发白，额角有汗滴淌下。

要命！无端端撞上这么莫名其妙的事，管还是不管？

迦蓝叹了口气，终于还是放下单车走了过去。“你怎么啦？要不要去医院？或是报警？”迦蓝扶住年轻人，帮助他坐下，掀起衣裳，腰部的位置有个斜斜的口子，不算太深，但口子较长，鲜血慢慢渗出。

“不要紧，划伤表皮而已。刚才实在迫于无奈，真是对不起。”年轻人强自笑道。

“算了，就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吧。”迦蓝悻悻地说，一面取出手帕递过去。

“呵呵，我不介意被你咬还。”年轻人挑起眉峰，笑起来，牵动了伤口又忍不住闷哼了一声。

看年轻人犹有精神说笑，伤口大概是无大碍，迦蓝无奈地翻了翻白眼，回身取过单车离去。

身后传来一阵轻笑，年轻人略为扬声地喊道：“对不起！还有，谢谢！”

晚上的排练，迦蓝最终还是迟到了。

不过也奇怪，今晚迦蓝冲进练舞教室时，其他的团员们也都没换舞衣，也没有人把杆拉筋或者做热身动作。大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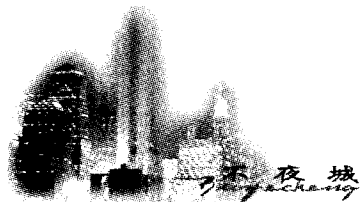
迦蓝有些困惑，先自行在门口换了舞鞋才走进。原先倚着落地镜墙而坐的一个纤巧女生看见迦蓝便起身迎了过来，是平时和迦蓝关系较好的小雅。

“小雅，今天不练舞吗？”迦蓝亲热地搂住小雅的肩，她是这团里个子最高挑的女生，172厘米，比身材娇小的小雅足足高了半个头。

“迦蓝，你不知道哦，前些日子不是说有个舞蹈界的泰斗要来挑选舞者参加自己的最新力作吗？那个泰斗今天会来呢！”小雅压低了声音说，一脸的兴奋表情，“能够选上我就好了，我会用跳到死的力气去排演哟！”

早就听说有这么回事，小雅提到的那个舞蹈界的泰斗人物据说是刚从德国回来的著名舞蹈家梁霄。

梁霄原本是跳古典芭蕾的，后来突然厌倦了整日穿身白纱扮天鹅，于是改跳现代舞，几乎没把恩师气死。在国内混了两年后干脆去了欧洲，不出半年成为德国国家现代舞团的顶梁柱，这一



跳就是十年，赢得无数国际大奖。

可梁大师最近又突然宣布落叶归根，拒绝一连串国际著名舞团的邀请坚持回国，据说还带回了自已花十数年心血设计的脚本舞步，要亲自挑选演员排一出巨著舞剧来作为收山之作。

几乎全国上下所有的现代舞者都屏息等待梁霄的检阅挑选，能够成为她的学生无疑会对自己的舞艺和前程产生巨大的帮助。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能够晋升梁霄的舞团几乎是一名舞者最大的荣耀之一。

迦蓝从来也不敢奢望自己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耀，她是爱好跳舞，从六岁穿上舞鞋至今居然也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但她毕竟只是业余的舞者，因为那次意外的脚伤，她大概永远也无法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舞者了。

迦蓝想着微微叹了口气。忽然，小雅拽拽她的衣袖，同伴们细碎的声响骤然停歇。大家一同抬头望向教室门口。

和梁霄对视的一刹那，迦蓝猜到了来人的身份。

